



我国经济近年来发展很快，但从生态环境来看，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善。我们虽然治理了部分江河湖泊和一些工厂的污染，加快了改善城市环境的步伐，但从整体上看，从对全国以至世界的影响看，长江的洪灾、黄河的断流、北方的沙尘暴，这三大祸害仍然困扰着我们。每年5、6月，洪水开始泛滥，许多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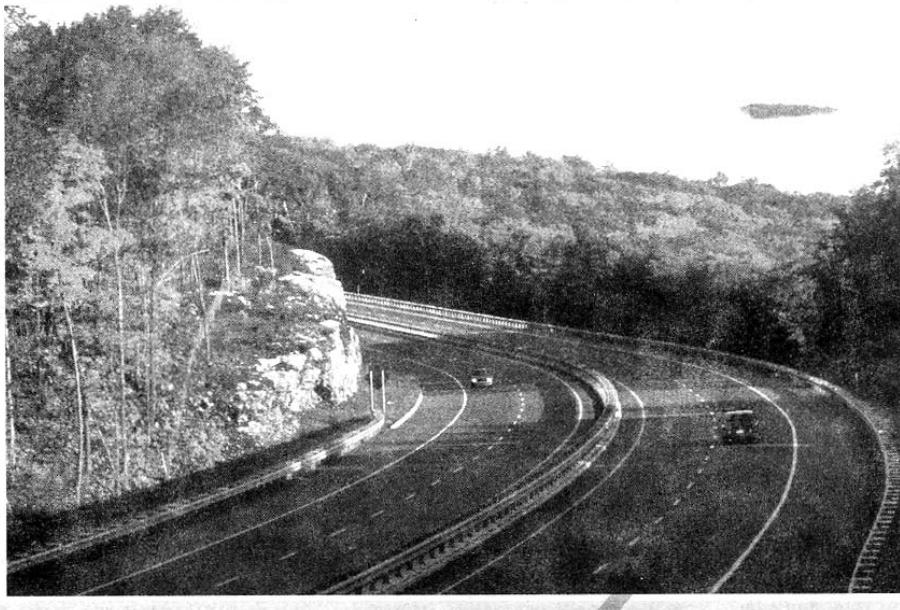
睡不着觉，老百姓也睡不着觉。长江出现大洪水，危及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其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一到春天，沙尘暴一起，不仅北京、西部省市沙尘蔽天，而且波及东北、华东、朝鲜半岛和日本。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生态环境，尽管我们制定了21世纪议程和各种治理和保护方案，但根本问题的解决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央提出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是一个福及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也是一个耗资巨大、需要长期坚持的工程，同时也一个涉及当地农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过去所实行的违背自然规律的政策，致使生态环境被破坏，现在明白了，投入巨大的财政资金进行

发展生态经济

○ 林凌

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起点



补偿，是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是政府的政策补贴不可能是长期的，只能是有限期的。2000年在政府决定实行禁伐天然林决策时，尚无配套政策，命令一下达，在云南、四川林区都出现了突发的社会问题：伐木企业没有工资发放了，脱贫的农民马上返贫了，孩子不能上学了，地方财政收入没有来源了。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断电效应”。后来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这些困难已经基本过去。为了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国家出台了鼓励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在5年内，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民，每亩地可得到300—500斤的粮食和二、三十元的现金补助。对这一政策农民是满意的，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农民仍然存在顾虑。他们说，政府补贴是有时间限制的，几年后补贴取消了，种草、植树能使我们致富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保护天然林、保护自然生态、治理环境，靠的是农民；但当农民不能从保护治理生态环境富裕起来，甚至吃不上饭、无法生存的时候，破坏生态环境的也是农民。今天不砍树了，把坡地退耕、还林还草了，说不定哪一天，政策不到位，农民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还会挥起斧头、锄头砍向树林和植被的。1978年5月，我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去云南考察。乘车走过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时，映在眼前的是，东一片火，西一片火。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农民在烧树林。烧后的林地很肥，农民撒上玉米种子就走了，秋天才来收割，从不管理。第二年再来撒种子。三年后地里肥力没有了，就另烧一片树林。如此多年循环往复，偌大的热带雨林，被烧得满目疮痍，所剩无几了。周恩来总理曾大声疾呼，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热带雨林，一定要禁止破坏。但有什么办法制止呢？因为农民要吃饭啊！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是既高兴又忧虑的。高兴的是，国家终于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忧虑的是，

怎么能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尝到治理和保护生态的甜头，而不使老百姓贫困如旧，重走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求生老路。由此，就产生一个怎么转化的问题，如何从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转化为一种经济形态——生态经济，使老百姓把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来进行，并从治理和保护环境中富裕起来。

从生态保护转化到生态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首先要把生态保护转化为生态资源，进一步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由产业和产品组成的。所以，生态资源还必须转化为各种生态产业、生态产品，最终转化为商品，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经济。一旦我们的生态保护转化为生态资源，生态资源最终转化为生态商品，进入市场，那么我们所设想的既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济，又要使当地的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实现转化靠的是人，是当地的农民，当地的老百姓，目的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依靠是什么？是长江上游的老百姓。我们可以为农民出主意，为他们提供经济、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但真正进行治理保护环境的是农民，把治理保护转化为生态经济的也是农民。我们要通过各种思想政治工作、政策引导和扶持工作，具体的组织工作，把农民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农民自觉起来为自己的富裕而奋斗。转化中的难题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解决的。

把生态治理转化为生态经济，使农民致富，需要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需要引进城市私人资本、扶持农村私人资本；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和林权制度；需要采取市场经济手段、产业化经营手段；需要培育龙头企业，开拓新兴商品，形成产业链条。在进行这些创新的时候，都要强调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把生态治理转化为生态经济，需

要巨大的投入。需要投入多少，建议大家算一个5年、10年或更长时间的大账，以便心中有底。靠生态资源，靠农业、林业、劳动力等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非常重要。要下很大功夫利用和开发这些资源，加快原始积累的步伐。但是，这些方面的积累毕竟要小得多、慢得多。为此，还应有大的举措。

第一要提高国家投入的效率和效益。在治理西部生态环境、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方面，国家已有较大的投入，并将继续进行投入。这些投入基本上是无偿的，但必须是有效率、有效益的。拟建设生态经济的城市，在运用国家无偿资金上，一开始就要采用经济的方法提高投入的效率和效益，用较少的投入办更多的事情，努力



克服吃财政拨款大锅饭的弊端。为此，应制定一个投入产出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对各地的考核和比较，并以优异的投入产出成绩，争取国家更多的投入。

第二要大力吸引外部资金。近年来，我国资金的供给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连续5年发行了6600亿元国债，银行提供了3倍于国债总额的配套贷款，财政投入的力度很大。对西部保护生态、治理环境，特别是退耕还林还草的投入更是空前的。这个投入今后还会持续若干年。但因为发行国债带来的财政赤字已接近可承受的临界线，今后国债发行将逐步减少，因而财政投入的力度也将减弱。二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不断上



双流黄甲镇养羊户(成都麻羊)

郝维平 摄

升,全国已达8万多元,而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份额都较低。三是银行普遍出现存款大于贷款的局面,有钱贷不出去,而需要钱的企业又贷不到款。四川银行过去一直是贷差,现在成了高达700多亿元的存差。四是国际上出现新一轮产业转移大趋势,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的制造业正大规模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转移,港台资本、外国资本随之大量进入,在国际舆论中,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的宣传不绝于耳。五是东部已积累起大量资本,除在东部继续投资外,如有更有利的机遇,有些东部资本将进一步投入西部,有些将进入国际市场。六是西部已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出现向东部投资的迹象,反映出四川的投资环境已不能满足这些企业扩张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在上述资金供给的形势下,未来四川的国家财政投入将会减少,因此,吸引外部资本、留住本地资本、调动民间资本,将成为四川扩大资本来源的主要方向。

四川吸引外部资本,关键是投资的综合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能否低于沿海。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若四川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东部”,就有可能把外部资本吸引到四川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创

造一个低成本的环境,打造几个具有特殊优势的低成本的条件。四川具有特殊优势的低成本的条件,至少有5个:低电价、低气价、低水价、低劳动力价、低特色资源价。这几个方面在生产成本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以此来吸引外部资本到四川来发展制造业,特别是耗能高的制造业,是完全能做到的。由于这几方面都是国家行政垄断性行业,劳动力又是一个存在无限供给的领域,为此,还必须做许多工作,如改革体制,打破垄断,降低价格,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等。

第三是发展生态经济不要回避工业。将来,许多生态产业将会转化为工业,生态经济也会转化为生态工业经济,一些城市将通过这条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工业的问题是污染,实际上,农业、畜牧业、林业、食品工业都有污染。我们所说的生态经济,不是那些自然的、原始的、不经过任何加工的经济,这种经济几乎没有的;而是指经过多层次的深加工而没有污染的经济。因此,决不要以为没有污染才是生态经济,有污染治理好了也是生态经济。把存在不同程度污染的工业变成生态工业,这才是成功的关键。

为了把发展生态经济的工作做好,建议建立一个绿色GDP指标体系。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可以把生态经济的内涵作一个科学的界定和量化,可以从统计中看到,生态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有多大比重,每年的增长率有多少。这个指标体系可请经济、统计、环保、管理等专家来做,从不完善到完善。这个指标体系既是一个工作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外宣传的标志。人们可以从绿色GDP指标体系中看到,生态经济占到百分之几了?!

第四,发展生态经济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1. 生态经济必须是市场化的生态经济,所开发的产品和产业都应当是市场需要的和创造市场的产业和产品。

2. 生态经济必须是开放式的生态经济,向全省、全国、全世界开放的生态经济,吸引各种资本、企业、人员积极参与建设的生态经济。

3. 生态经济必须是永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一个没有止境、无限提高的经济,是世代接替、永续发展的经济。为此,可以通过立法,使得政府一届一届换,领导人一个一个离开工作岗位,而建设生态经济的事业世代相传,永葆常青。

4. 生态经济必须是群众性的生态经济。要靠老百姓保护,要靠老百姓治理,要靠老百姓转化,要靠老百姓发展,要让老百姓从中富裕起来。生态经济离开当地的老百姓的自觉性和利益,必将一事无成。

5. 生态经济必须是国际化的生态经济。要善于包装和宣传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想各种办法,同联合国环保组织挂钩,同国际上各种绿色组织挂钩,取得他们组织的支持,舆论的支持,技术的支持,经济的支持,才能实现品牌效应,并成为世界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建设的明星。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博士生导师)